



奚囊蠹餘卷之十一

序

贈竹川張先生序



余始受易父師聞蔡先生介甫傳易于閩于先生孔安傳易于越金著書膾炙人口嘗卒業焉既爲諸生好涉獵漢儒同異程傳易通諸家言漸與千蔡之旨相遠校文者輒見黜謂非毅率幾欲弃去當是時學士弟子推深於易者咸謂有竹川張先生云歲庚寅先生來自江南遂挾

所爲文拜帳下一見卽辱心賞至論易與衍宏
深囊括經史折衷漢宋諸家主於朱氏而可否
于蔡令人易聽洗心疊疊忘疲蓋超軼舊聞悟
群言實一貫爾其論文曰華而不實末榮而本
瘁也實而不華積薄而未光也成章而達華實
斯乎乃諸從遊摘藻敷言紬繹䟽博會約精腴
率遵軌轍光藝苑耀制科彬彬宣布郡國雲蒸
颺起不足爲喻肆小子較劣亦得從諸君之後
所由來宏遠矣先生方應貢上春官當道憐其

才令比於京闈復不偶乃赴銓曹俾司訓仁化
秋仲屈行諸從遊餞諸郊或曰吾儕從先生游
凡以道藝動名爲期方今開芳振譽行道施德
以翊明盛豈非出緒餘以階進取千福澤乎先
生顧不能蚤自奮庸竟垂老出諸生之後將治
已治人輕重不倫抑大朴難斲大器晚成猶幾
望於桑榆之獲也先生矍然起曰謂才必用則
長沙有遺賢謂文必顯則治安有遺策主父偃
曾不能竊賈生十一取功名立談間遇不遇爾

子不云乎良農能稼不能爲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故顯晦者文章之否泰遲速者命途之通塞不爲得喜不爲失悲行與世通道與變俱無終始無物我者君子所以自全某聞之曰敦良以大畜虛受以包蒙人已之心同知遠知邇知微知彰終始之教同藏器有獲屯膏澤遠體用之道同茲其爲善用易也先生笑曰有是哉乃次第其言書以贈別

贈沈少吳權四川按察副使序

嘗讀循吏傳諸所稱列大率砥節守義無有詭隨甚者以身徇法迹其臨事若輪轅必遵軌轍方圓必以規矩不失尺寸乃至法立民安國家賴其便而其身亦永終脩正之譽意其緼藉持循良有素云我國家博選賢雋分曹任使諸凡訟獄隸諸刑部持三尺以權衡天下蓋揔諸曹所治一切齊之使理鈎撫微隱擬議上下日惟精習法比由是郎署秩滿轉遷彬彬多稱何則法非武健嚴刻專以繩責齊民防心窒欲

約諸繩墨之中迺其自律滋多已余同年沈君
以秋官大夫奉 召讞獄全楚行郡國得寃民
輒咨嗟不已必庶得其情列其狀上之 詔可
悉如狀釋諸囚惟時全楚稱無寃 天子嘉其
績乃晉秩按察副使提刑三川余竊謂沈君秉
德誠厚然亦其素所諳習寔資之深君少以胡
氏春秋爲諸生卽有聞于鄉暨先後爲兩都郎
皆刑曹治獄明允再考書最荐歷今秩夫春秋
法律之原也兩都天下之本也法司刑名之總

也君之蘊畜宜其深已昔爲明部使今當爲明
監司其時爲名公卿夫大疑定大計標能擅美
爲 國柱石亦率其素習推行稽諸往哲奚足
過是然余又嘗考諸法吏張湯少習于法任法
不回竟及其身杜頗年飾以儒術克終顯聞夫
儒術君所階進又博雅沉密是深於儒者也法
之精微是謂道道之顯著是謂法徇法以拂經
張湯輩之不爲儒也其及宜矣以儒用法則操
德固而防身嚴法非出於儒術之外也余獨異

夫世之玩法而不知廢法不足爲儒故於沈君之行序其事而以臆說終焉

贈桐岡郭先生序

曰歲闕逢執徐四方大侵淮西爲劇始夏逮秋恒暘爲咎原隰陂陵千里濯濯盡廢其蓄畚耜獲之常而民不堪命於時梁苑桐岡郭大夫爲廬郡丞會守缺大夫行守事首疏蠲常賦十七平刑禁暴損上益下給種麥勸樹藝悉發貯積米石計戶口劑量盈縮官無遺畜而野有遺民營

營莫知所出余繼至適遘其會僅守畫一復相與謀貸它郡議聞撫巡請于上詔可誕敷郡

邑若家賜而人益之庶幾憔悴之民歡然更生

矣踰歲 聖皇詔諭中外謂政在愛民愛民必

擇守令今官匪其人肆爲暴虐以干天和求庶

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不可得已于時太

宰奉揚休命凡郡邑員缺必慎擇以充黃郡當

全楚之交爲廬江上游迺移郭大夫于黃爲真

守蓋緩征卹困仁愛當上心云大夫捧檄行廬

之士民不忍舍依依若赤子去慈母余曰任人以圖治 聖王之仁也擇賢以弘化大臣之智也孚心以懷惠良民之義也有三善焉皆本仁厚孝協非可聲音笑貌爲也夫潁川渤海仁明之偉績也循良課最古今之美談也夷考其人則內寬外明忠厚有大節云爾夫寬厚以出治明節以持身是以教順而必政成而安所緼藉深故治行稱最郭大夫寔克兼之媲美前哲恢弘仁恩報稱知遇永懷於民無俟異政于易地而允足以底其績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大夫之謂也大夫以明經甲科爲郎理刑寧國晉湖郡丞所居見稱述其治謹身卽先廉平敦慤而經術藻思尤潤飾于吏事多可紀云

當陽簿謝君五十序

嘗謂君子懷德抱藝者令闡垂史冊無間窮達必皆卓行奇節磊落雋偉自足表見要非雷同世局踵故習非巧媚富貴者也史稱考城枳棘

鸞鳳非蟲聲華陰抗志風塵徒脫彼其自負雅致
視世所謂浮湛毀譽誠無關於欣戚寧屑屑依
違其間哉吉水達溪謝君非斯人之儔與君朴
直能文章素慷慨有大志由縣博士弟子升太
學數竒不獲薦乃上銓曹竟從常調爲湖廣當
陽縣簿比入境值久旱君未蒞縣治輒築壇於
郊齋戒禱祠天果大雨邑賴有秋顧以不先謁
令令啣之君又隋直不肯卑節下人務廉刻自
檢而惠先困窮民賴以生乃至知有簿而少其

令令又啣之惡之上官卒傾君君嘆曰君子之
仕行其義也義不可行則已矣竟拂衣還君有
弟曰潮溪君素以文藝行能相砥礪時爲吾浙
監司念君有用世才坐抑鬱無聊慮無以自遣
寓書於君君曰見定者不惑理得則心裕脫跡
塵囂之中耕釣達溪之上優游天年奚不可者
有味乎其言蓋曉然於義命之際方諸仇張高
軌何從軒輊假令稍徇世態循襲故常詎不能
糜爵祿固顯榮哉然特行亦何由見之卒去彼

取此君所懷抱深矣今年君五秩初度潮溪君
爲余道如是且屬詞爲祝余聞養生者云毋挫
爾精毋勞爾形乃可長生夫窮達不亂其直則
精定奔走不役其氣則形安卽君所處已爲壽
徵矧壽人者本諸其德行誼如君有不駢集五
福逍遙長生者耶名德歲年皆足褒顯於無疆
矣是爲序云

贈芹山陳先生序

伯芹山陳公始以明經射策甲科爲地官

郎舉最出守東昌治行爲薊國第一於時縉紳
間知不知言吏事稱芹山公藉甚尋擢按察副
使奉 璽書督學吾浙時浙之文靡靡漸失其
實公聚而較之亟賞質雅善要束者其縱橫馳
騫衆所推服一二輩故黜之間進諸生面命以
身帥先士迺彬彬向風知就中焉于時公之政
事文章並美當世洵歷叅伯總憲進左方伯提
調東藩試事坐錄文不稱 旨與與事諸臣咸
逮繫長安 上方震怒莫不恐怖銷志公獨安

義受命痛自引慝畧無怨尤 上徐察其隱竟
釋之敦道義明憂患大節凜凜不可奪於時宿
望彌重云已而下司邑幕移佐畿隄余守廬之
明年公適戾止勵政勤民迨不減其筮仕而休
休虛受歆然有吐握之風蓋師資於昕夕甫十
旬而經畧宏規華國藻思與其名世之績忠毅
之素開示滋倍適有真定郡丞之命屈行某竊
有請公曰古有之孟子不見諸侯而宣聖趨召
不俟駕展禽不易介于三公其究也不卑小官

大官之不卑也所以明分介之不易也所以立
節後之稱聖人者歸焉宜已是故有不見之義
者有趨召之敬安卑小而後大節不撓夫固道
之相通而事人之理君子之所以藏身者非邪
余聞之曰政治無良儒行之蔽也文采不飾吏
習之陋也節義無聞持身之辱也其本在德德
盛者心下尊而光卑不可踰君子之終操德固
而順應裕奚其顯晦之有哉或謂世方睥睨華
要視所過爲傳舍其任阻抑偃蹇尤甚公獨不

然噫淺乎窺有道矣公咲而別

壽外舅野亭翁六秩

嘗聞鴟夷子皮解體世紛游神區外扁舟徜徉
塵土軒冕豈不卓然昭曠超絕人群哉然猶屑
屑於計然積著之理以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
再給所親豈其祛鄙吝之私而馳競之情猶未
遣耶至觀陶靖節安道苦節貞志晦迹不以無
財爲病不以乞食爲耻韜光遁世氣干青雲纖
塵點垢誠不足以涅其潔世方並舉而兩高之

以爲用世尚功避時尚志隨變易爲隆汗垂芳
蹟而延令聞其揆一也吾外舅野亭翁夙擅文
名蚤登鄉薦暫隱師儒小試畿邑花滿河陽而
情撓松菊澤被黎庶而心賁丘園遂厭折腰果
成今是棲迹數椽躬耕十畝庶乎屢空而怡真
適性陳書摘藻欣欣然忘蓋神孚於靖節而志
薄乎鴟夷者也是歲丙午首夏旣望爲翁六秩
懸弧之辰余羈僻壘不及捧觴登堂緘辭爲祝
不欲蹈世俗常情迺爲之言曰古云太上立德

其次立言立功鴟夷子皮平吳霸越不自居其
功而乃以其居積施與爲功不免猶牽於俗比
諸靖節不啻涇渭顏子簞瓢陋巷泰無不足子
顛皆殖聖人以爲不受命焉以顏子之聖靖節
之賢不能謀食吾不信也所見之大蓋超然萬
物之上非夫塵心世慮所能測識也故余嘉翁
之德以爲壽而其及民澤潤著作深富皆屬之
菁華敷布而非祺壽無疆之本也乃爲之歌曰
南山有松北山有栢不若五柳之宅兮靄清陰
兮垂芳蹟泰山之岡高岳之陵不如東臬之登
兮長舒嘯兮永不崩又歌日月之恒兮日之升
兮萬壽無疆樂繩繩兮頌人之寬多福載凝兮
是歌也樂翁之樂契翁之神可以益翁之壽遂
書之

同選錄後序 代作

聖皇御極廿有二年爲嘉靖癸卯銓曹集天下
科貢士凡八十有六人論定敘官自州大夫郡
佐至邑長貳司幕考德掄才因人量地各得分

願制下胥慶彙征廼次第名秩與其年齒鄉貫
列爲私錄永終敦好以相觀善裴大夫已悉諸
右僉謂余亦宜有言辭不可得輒綴諸末簡曰
粵稽我明聿興雋乂布列贊揚弘休爰設賢良
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雜進
僉用時維窮荒僻壤齊氓下役悉得以技能表
見嘉猷偉績載在史傳班班可考既廼文教日
盛士爭嚮風田舉子業進于是諸科皆報罷科
貢之外無他途可致通顯夫科貢誠足以盡人

然而功不度越往哲才或局於隨時何則習不
振志不立也夫脩德抱藝蘊藉經畧所自治也
而唯恐其不售兼善不失時獨樂不失已志先
定也而或役于聲華懾于卑薄黷于貨賄若自
畫而不前無惑乎士殊世才殊途國殊用已
是科貢宜不若選舉得人猶兼名實何得更爲差
等使貢不得埒於科科不得埒於進士豈失
祖宗初意而士習益衰可慨也夫窮達者天定
崇卑者命遇得喪者時適行素其位疆立不返

司牧者飫芻粒解牛者利芒刃官不負國行不
負志樂天知命以趨時也奚所損益迺舍已徇
外爲哉致遠不偏主於登涉中的無擇勁於弓
弩所貴預定不惑卽榮辱顯晦利鈍處之一茲
敦樹聲實允迪先民克荷鈞陶而無忝此生者
也易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夫官不同階游
不同方任不同事而有相通之志是謂大同願
諸君商之將訂證于他時爾

祝壽圖

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秋八月恭逢 聖壽五
秩之期萬國歡呼北嚮稽首遙祝杭郡諸大夫
舉行唯謹已而潛江郭大夫卽郡齋又西嚮稽
首遙祝以有太孺人在堂壽筭永矣吳楚阻脩
不獲捧觴膝下迺陟屺瞻雲之思感發於望日
傾葵之候也吳中鄉大夫士聞之知公孝達思
深欲爲宣其無已之情爲繪圖曰日之升日月
之恒曰松栢之茂曰南山之壽或爲之歌曰煦
煦朝陽拂於扶桑曉煙飛瑞晨曦吐祥隆景煜

燭曙色蒼涼繫耀靈之未午况母壽之未央皎
皎桂魄金水之精蟾從陰伏兔倚陽生四時照
耀萬古晶瑩信常明之不匱同母壽之有恒又
歌曰何茲山之崔巍兮鎮南國曰衡岳上巖石
之難攀兮下流泉之堪濯時宣氣以誕秀兮紛
藜芝而緼璞永不騫以不崩兮信母壽之可較
伊大谷與天陵兮挺千禩之喬株盤虬龍之偃
仰兮鬱龍蓂之陸離陋芬芳之易落兮傲霜雪
而不移斯本實而未茂兮唯母壽之可齊余聞

之竊謂日月唯明故離天而久照松柏唯實故
安土而葆貞南山唯厚故鎮靜而發育嘗觀郭
大夫理吾郡徧燭群情不爲過察砥節礪行不
爲矯情深涵並載容保無疆而不震不擾日方
躋華陟要永有榮祿楨幹 國家爲民具瞻允
有協於圖祝之意予德母儀槩可想見太孺人
之賢詩云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又
曰旣受多祉黃髮兒齒夫庶政得宜見祝於人
人上逮於親獻無疆之壽若是推賢母之心豈

徒祿養是耽宜有樂於嗣君庶政得民而油然
燕喜不自知祺壽之彌增矣有以夫圖咏交作
祝願無已猶魯人所爲頌僖公也大夫曰允若
是吾將緘寄吾廬俾吾昆弟歌以侑觴於是大
夫士益爭獻篇什具列如左方云

贈陳醫士序

吾杭東南一大都會山川所鍾不特士大夫敦
樹聲實標能擅美爲今昔推重卽百家技藝亦
種種精巧甲天下記曰天有時地有氣人有巧

要得於生稟誠異亦人爲所迫非偶也女醫之
良盛稱木扇陳氏云自宋迄今世有秘傳陳氏
繁衍比肩連肆不啻數十餘中間靈悟超越爲
衆推服者代不一二自余所及見有若蓋齋翁
余家凡內人疾輒延致之切脈而道其原論定
而投之藥十不一失今觀所著醫要蓋讀書明
理深於岐農越意之旨非特專恃其聰明而已
再傳而其孫引泉君實克紹之今年春余姪婦
得竒疾始若笑若泣旣多話言已迺寂不語瞋

目闔口絕不飲食或曰風邪亂之或曰食結鬱
滿相顧駭愕計莫知所出君曰此痰證也孤鳳
散主之痰隨氣升降氣逆故痰壅亟墜痰卽諸
病自己衆又相顧駭愕莫敢是非君遽起調藥
強病者飲一飲氣下再飲能言三飲能食自是
日順其氣氣順理脾脾健益血但服湯三旬而
復故余兄雙洲喜其子婦疾已屬余贈言余竊
謂凡醫治病猶將用兵今古方書猶兵法也誦
醫方泥古以合今何異徒讀父書心無運用
之妙祇取敗亡者乎引泉君得上世秘傳又精
研經籍擴其性靈信非時輩口耳淺小之術宜
攻治有定見效驗音絕如是不然君家世傳非
人人殊醫要亦往往傳習君何獨擅其美哉蓋
齋之業必引泉斯繼之矣余悲士大夫以儒術
顯或不務裨益於世名亦泯滅無傳終負山川
之靈不當以方伎少醫術也是爲序云

刻野亭集序

余舅田野亭先生仁和人本姓馬氏先世由海

昌出贅於陸人稱陸野亭先生先生受易父履
齋先生夙承家學名籍籍諸生間既領鄉薦就
教初門補來安令多茂績稍遷南昌府倅輒弃
官歸時方強仕郡大夫捧檄詣先生先生辭以
疾深避謝之自是閉門靜居不荅問遺不理冠
裳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遭荒罹變蕭然屢空坦
如也獨耽嗜經籍得古書往往手抄間以已意
刪訂積盈几榻興至登山臨水藉草拈花觴咏
自適所爲詩文率意成章無體句無蹈襲亦鮮

存猶如二十餘年垂老矣嗣孫亦龍私錄得
若干首將入梓家藏余三復掩卷嘆曰言誠心
之聲也感於物發於言宣洩才情各因其質故
正士和平而在嚴達人閒逸而疏鬯先生端凝
長厚安道苦節齊死生忘得喪超然塵壒之表
猶之鳳翔千仞揚聲吐氣自中律呂奚必調弄
樊籠效人掉舌爲哉今觀衍正學傳清風自敘
諸篇莊嚴疏鬯不可想見其人余竊懼後世不
知其人槩與談天雕龍爭妍鬪巧者較工拙則

何異寸木岑樓失本末之辨甚已爲著於篇

贈閩帥東許王君序

余以己未歲入蜀不踰月有川北之役時東許王君與余俱始出新都經牟瀾停車延晷纍纍砂磧杳不可計君謂此八陣也近躡四正則天地定位風雲流形遠指四竒則龍飛虎踞鳥翔蛇結千變萬化運用無窮非夫震龍言吳魏鼎峙天府卧龍遺踪乎余曰詭哉已迺歷蟠龍涉嘉陵攀錦屏蜿蜒礪确點點蒼翠莫辨君謂此北

也包錯萬壑喉吭三川背指棧道分漢楚之疆面衍江漢思成周之化蠻蜚在御戎羗通譯非夫坤維都會陸海巨鎮乎余曰壯哉已迺回車華陽登威遠堂更詳其說君謂牟瀾之觀兵法也史傳猶存錦屏之眺地險也陵谷不改法具而心非趙括父書之智也險設而人非文侯魏國之寶也是故得其心則六花異制勝筭同功不得其人卽三分弘業僅貽一夫納款之地爾余曰辯哉夫旌車招搖塵空迷眩探竒討古

舒昭曠之襟非士林賢豪不暇及矧雍容指顧
窮極本末使全蜀數千里形勝上下數千年興
替若指掌上君之將略何如哉往年國家承
平將帥之臣徒飾文墨近以南北多事乃更專
務弓馬夫研文騁墨誠無補於運籌至舍我智
謀矜彼勇力亦何賴焉東澣君才兼文武又善
察地勢審要害覽古今成敗取證得夫即如上
所陳說豈深文無當用壯無懼者可同日語哉
君又魁梧奇偉望見知非

八
殿
郎
侍
御
某

素慎許可頃按蜀函表君才茲當入賀萬壽
廟堂之上宜有知君如聚菴者相與推轂登大
將之壇立殊絕之勳永竹帛之譽竊有望焉君
既與余善雅愛余言重以古崖河山強屬余言
不得以俚拙解聊述同遊與期待之意如此云

奚囊遺錄卷之十一

奚囊遺錄卷之十二
序

贈金雙虹二守序

夏書稱禹抑洪水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蓋八
年于外而後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甚言治水
之難也至漢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河上湛白馬
玉壁群臣從官負薪竄水然且久勞無成至爲
歌悼之今觀其詞亦云悲矣宣防旣塞二渠北
道始復禹跡以寧梁楚之地自是之後夫館陶

决平原决入渦河漸徙東南我明以來决原
武决滎澤决張秋金龍諸處河愈南徙議者謂
河源既遠奔流迅急數千里平行之地浮沙䟽
土任其遷徙固難以人力勝也將諉利害於河
余竊謂未盡然夫就下水性也淤澱則勢逆䟽
濬所以淪之也下壅則旁行隄防所以排之也
然後東注順而患害消否則平成之功神禹何
所用其智耶大名古衛魏地瓠子黎陽白馬金
堤咸屬境內黃河故道至於大伾盖禹跡猶存

為郡故置判府東昏職專防水河既漸遠防亦
稍踈歲率督土人繕完故堤增卑倍薄捕狼鼠
實其穴植榆柳堅其址若無事事然者然而數
百里大堤數重中間田廬冢墓得無决溢以有
安定之利此亦人功所造國之利害豈其微乎
余僚友建業雙虹金君始判臨江再補茲郡專
領河堤是年以秩滿奏最得超遷奉議大夫
同知寶慶府以君功懋資亦深也且命銓部
以後無復專設盖知河流底定保障足恃云余

聞昔平當領河堤奏言按經義無隄防壅塞之
文欲移民避河遵古聖以定山川之位無與水
爭咫尺之地此泥古之論非隨時之法也夫禹
之治水行所無事耳維時生齒未繁地多遺利
中國汎濫民見其害不見其利又何惜焉後世
地闢民聚國私其民家私其業奪而爲河將反
所好其孰從之必若當言水未必遵新徙之渠
民將先失舊有之業啓怨讟之囟滋庸人之擾
其于經義悖甚孰與夫導洩壅滯固守隄防俾
常循故道以消崩潰之患遠魚鱉之害而民無
失所之嘆哉今金君優游堤堰間與民同無事
之樂於國消隱微之患雖永賴未可期庶幾三
數十年之內以恬以熙安耕鑿而享庶富其功
有足多者且隨時制宜因民順治其諸不作好
惡子惠元元之意將易地皆然可以覘君寶慶
之政矣於其別也聊當贈言

刻引川心秘序

嘗聞大倉公受方公孫光謂是吾少年所受妙

方慎毋舉以教人爲甚哉公孫氏處心之隘也
已而意得師陽慶授黃帝扁鵲脉書五色診病
知人生死決嫌凝定可治及藥論甚精于是知
曩昔所受方書非是卒盡得慶術審診起度量
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
法參人動靜與息相應而藥石之無不立應已
又盡出其方徧授宋邑王齟杜信等無慮數十
人何易易邪夫方不竒而自秘與竒而公諸人
人器量誠相懸矣太倉公豈不真聖儒哉近世

以醫行者往往不務讀書明理又耻相師留留
焉形窺意測妄投藥石雜集品類纖嗇片粒緩
微其性使無殺人已已謂能攻疾無有也已病
幸愈輒引以爲功自伐且禁其方不泄此以視
公孫何如邪余友引川陳君得乃祖蓋齋女科
心傳酌爲竒方又間以獨得之見著爲定論凡
若干卷題曰引川心秘將鋟梓以傳顧其說超
越流俗不悖經旨且爲方誠竒卽與昔賢授受
適相脗合不可知縱爲方不必脗合所貴利病

彼其公溥一念宜與聖儒同符君誠有足多者
聊爲序諸篇端

刻瞿存齋先生文集序

存齋瞿宗吉者吾杭郡知名鄉先生也生元至
正間脩行績文誦習詩書百家之言避世全身
晦迹海上入明應聘出兩爲邑學博士以功
能升太學終周王府相當是時天下初定中
國所喜好弓矢搏擊薄文墨不爲已而縱馬放
牛漸脩文教迺徵岩穴之士凡負一技能有裨

政治大者登三事其次備侍從領方岳皆表見
一時流聲著績固不朽盛事已先生抱輔世之
才挾華國之策獨不見用卽用又不盡其長竟
沉鬱下僚使天人治安經畧僅僅與膠西長沙
同途轍信文章顯晦有時命途通塞有定抑居
卑自歛別有意見不可測識也先生著作甚富
所著若綱目重編花影集剪燈集皆粹行流傳
膾炙人口曾孫廉輩復旁搜遺逸得文與詩合
若干篇將併刻之有曰晴者雅善余間示所輯

屬敘其事余讀之大抵根極理奧不黍醇儒篇
中言必稱孔孟詞必倣經傳意執德方操行固
其不希世就功明甚然以在閒局故得專意文
學若去彼取此所謂不朽盛事豈特功名者
擅其美哉歷世滋遠搜括靡遺則知儒術相仍
代有人已爲序而歸之

會泉雙壽序

往余登天台訪石梁經沃洲天姥瓌富壯麗一
大竒觀其下蓋多才賢多世家鉅姓多黃髮山
川所鍾有以哉世俗所稱西蜀玉壘青城天彭
丹景錦江巫峽自昔以爲天府之國坤維大都
會余未獲遊遨其間睹史傳興思焉司馬王揚
其彰明較著者也張南軒蘇長公虞道園豈非
今古所謂賢豪道德文章之師表與謂得於地
靈是邪非邪余同寅有池李君自少以文雄蜀
中有司選上春官尋射策甲科爲郎平刑魏郡
余旣見其著書觀其行事心輒異之明年迺父
會泉翁來就養龐眉瞭目翛然鶴立有隱君子

之風知有池君學有本矣時翁與其配鄧孺人
先後皆週一甲子有池君圖所以爲二人壽者
屬詞於余余曰地靈人傑蓋夙昔聞斯語矣今
觀九域八紘區以三壤五土而物生剛柔緩急
異齊燕角荆幹妘胡之筭吳粵之金錫非其地
則非其材非夫地氣然耶則夫名山大川發育
之才不宜有世儒興起其地如吾李翁父子哉
翁二世儒流種學績文以弗偶循資應貢爲非
其風雲夙志弃去築室會泉寄情山水脩身善

行優游天年蓋知命達化者矣鄧孺人柔嘉維
則寔克相之竟以其子顯揚四方榮壽未艾余
曩見所謂世家黃髮才賢卽翁一門兼之梁益
山川不尤有大焉者乎然余聞之軾之才洵啓
之軾之學浚成之集之文汲授之儒林濟美類
皆淵源有本若是有池君才賢得家學而蘊藉
益深會泉公累世脩積得山川而文譽益顯光
前烈永令聞有池君將克紹三君子以承貺於
山川之靈則所以壽其親者無疆彼耄耋期頤

委蛇雙壽本諸靈氣所自萃者又何足多耶其
不佞推原獲福之基取證先哲致祝望之意云
吉郡丞十弟五秩序

余從父半山翁嘗倅吳郡不數月弃官歸後尚
御史仰山按吳中廉知去狀爲書高風峻節四
大字使吳人以禮致里第額於門孫太史文恪
公擬立隱君子傳風世何則世方嗜利干進若
飴適於口今將此諸茶毒遠避不暇豈人情哉
唐虞成世時厥有巢許可矣漢中興雲臺雄傑奚啻

風雲龍虎亟相從也乃桐江釣絲終以烟水自
適士各有志信夫余弟麟洲子明先尹寧化有
治行進刺濮州治行彌謹再進吉郡丞輒嘆曰
盍歸從吾伯父嘯傲湖山間寧能折腰俛首逐
風塵利五斗邪列狀上官咸留之狀再上不待
報卽馳還旣還三歲當甲子初秋弟年五十矣
半山翁時將八十葛巾野服緩步林泉里人望
之以爲漢兩疏復出宜不爲過弟又喜談攝生
家言從江郎周先生游會心處信宿不厭間及

人世應酬便瞋目塞兌譏然若罔聞也其要主
靜夫靜之爲言百靈之樞三全之府也惟動妄
故紛紜襍選擾其心心擾意馳意馳形勞形勞
氣逆氣逆精搖精搖神耗欲與天地長久非所
聞已吾弟祛除物累去健羨絀聰明精神專一
用默持慧舉攻取百途盡置不省又引避之亦
若榮祿荼毒吾口然所謂本虛無而用因循非
邪當有塊然定泰然安油然樂指約而易操事
半而功倍非夫煉服九還之丹呼吸二儀之氣

徒作勞而鮮實用者也采儒墨之善順天地之
經出處隨時動靜合一祺壽無疆有本矣聊爲
發其自得之趣余將歸老庶幾共事斯言

陳小石改官順德序

古今稱禦戎之策曰戰曰守曰和來則薄懲不
以自罷去則固守不爲釋脩周人已爲得策下
此則設險者不爲戰贖武者不爲守和親者併
戰守失之班固所言禽獸畜之制馭常道後世
不可及已然能戰而後能守力不能支地險何

恃可守而後可和勢不能制大防易踰三者蓋相須云我 國家德孚重譯威龍諸夷邊圉寧謐爲歲寢久邇以犬羊犯順 聖皇赫怒命將出師盡簡封疆之臣及內地兵戎諸司博選竒偉特達才勇出衆者以充於是部使者出按郡國亦簡所屬賢豪列其狀薦於朝分布要害吾僚友小石陳君寔與茲選由大名判府調補順德巡山詰戎兵守關隘鎖鑰之寄允稱 詔旨矣比其別也余告之曰當軍事者揆其策圖功者

明其道在昔書邊人曰趙充國豈非善事明功者哉今觀所畫策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毋捕虜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以逸擊勞行將致虜無爲所致彼其所謂素定廟勝似皆庸懦苟全之計然而襜褕滅林胡降單于奔潰罕羌先零支解賓服此兩人者豈徒以守勝耶日饗士卒習射藝設間謀便兵弩飭鬪具蓋未嘗頃刻忘虜則亦未嘗頃刻忘戰故守固攻克操縱在我計先定也今書生談事則曰戰可易言

惟守庶幾耳。或甚矣。夫圖事揆策者視才握樞
審勢者視地事諳而心逸者視其所歷。小石君
藝兼文武忠毅有謀。往從其先中丞經畧西北
目擊戰陳口授區畫。所謂禦戎之策亦既先定。
茲往巡山將有戰守之責。士馬皆燕趙之良。戎
器得弓車之利。形勝當阻隘之險。芻糧無輸輓
之勞。而又外有重鎮扼其衝。旁有六郡翼其勢。
閱習控御。俾兵可戰而地可守。固安攘之大計。
大丈夫所以立功成名。小石君所以克振先德。
不負世恩在茲行已。若夫謹外厩之調習。
乘於司馬砥節礪行。集事宜民於士誠。難然比
於前所稱列不啻十一。君固不以事事自多。又
嘗嚮慕古昔。故余畧其前美而冀望於遠且大
者如此云。

贈王省齋致仕歸松江序

省齋王先生雲間人也。仕爲甌寧令。有善政。秩
滿。奏最擢大名判府。由閩經浙。遇余舅氏陸野
翁於西湖之上。指顧山川。上下今古。見長堤中

巨飛虹隱隱瀦溪澗之流緩東注之性漑溉者
資焉魚藻者資焉則相與思樂天東坡利民育
物之仁已而北望棲霞南望三台英靈之氣冲
霄貫日雖隴樹明心龍章表枉而忠臣義士有
千載不平之憤則相與思武穆肅愷戡亂定國
之義已而問故宋之墟尋吳越之跡殘壘荒原
黍離茅塞杳不可辨則又相與動盛衰興替之
悲已而登放鶴亭吊處士墓誦所爲踈影暗香
之詩顧瞻山麓古梅脩竹猶偃蹇蕭疎而悵斯

人之不可作則又相與慷慨嘆息飄飄然有脫
塵之想時余舅氏久已弃官屏居省齋竊傾心
焉戀戀不忍捨意其所感深矣比之任輒欲弃
去會當防秋義不可辭勉強就列不數月竟投
牒束裝自撫按監司及僚屬士民皆留之不得
揖余而謝曰吾今乃得從野翁遊矣余竊嘆曰
士君子明理脩身將以行義達道故聖如孔孟
猶遑遑兼善何必棲遲衡門自賁丘園然後爲
儒者之高蹈哉蘇白之治行岳于之忠貞逋仙

之高潔其行不同其揆一也然世之人則每薄
進取而獎恬退何居夫亦榮祿易溺而隱約不
可貞也老氏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云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止足之義殆天道四時之序
彼備績盛名隱顯興亡亦天道耳蚤知之士有
不遠覽並照其間哉省齋對景興思性直觸發
曩昔感嘆有以夫有以夫尚友先哲將與造物
遊遨奚必心跡偶同如余舅氏者耶省齋行矣
聊爲次第其事歌以贈之歌曰兩峯崢嶸兮玄

豹之關重湖淼淼兮神龍之潭彼幽人兮此中
閑棲衡茅兮考澗繁憶傾盖兮衷曲宣願相將
兮樂晤言五湖三泖兮雲水連春風秋月兮相
周旋林之廬兮范之舡垂張釣兮涉陶園歸去
來兮挾飛仙與松喬兮齊壽年

刻吳清惠公詩文序

吾邑胡端敏公以風節勲猷爲國名臣居常
屈指同時賢豪若陽明先生孫忠烈李遜菴邵
端峯霍兀崖魏莊渠吳東湖諸公時時稱說不

置蓋意氣乎合道有大同不以成敗利鈍爲軒
輊踪跡遠邇爲䟽戚也余私心嚮慕頗求其遺
編如前數公者嘗讀之大都殊塗同歸百慮一
致皆有道仁人非徒以其文也近始得見在渠
集尤純粹無疵深詣道奧旣入蒼梧又得東湖
詩文卒業焉氣蒼然充思悠然遠其詞則渾渾
然不琢之璞不雕之榦望見知其疑瑩堅實非
人飾章繪句爭鶩淫麗以炫觀聽者也至於憂
勤民砥礪庶隅敦篤信義尤三致意焉因竊

嘆曰是不可以仰見先哲芳軌哉夫文以氣爲
主氣得其養至大且剛歛之不踰一身放之塞
乎天地以之策勲泛應不匱以之脩辭豐豐無
窮凡其感於物而形於言者要皆厚人倫美教
化達於事變關乎政治協匡正之義得風人之
旨其氣全其道備也因文以想見其人是所謂
全其剛大而不餒者耶端敏公嘗以微言諷主
曲突徙薪之喻犯熏灼而不懼矢死不渝豈非
養盛所致彼其居常思慕殆同氣相求奚屑屑

以文藝追琢哉若曰詩緣情而綺靡奏平徹以
閑雅詞貴體要論主精微公作或不盡然斯詞
人墨士之科條不可例於有道之緒餘也公由
進士三試有司兩爲兵憲多軍功嘗忤中貴逮
繫窘辱謫戍於邊撫賊入巢拘留旬日皆瀕死
以忠信免累官工部尚書曰清惠者

今上登極采 廷議褒加謚也陽明先生稱公
才如利刃志若逝川節比松栢之堅學同林谷
之逸可謂豪傑無所待而興者也有味哉有味

哉爲序而刻之郡中

及名集卷之三



